

2009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③辑

主编：陈志伟



谁在城里种玉米

詹文格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谁在城里种玉米

詹文格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谁在城里种玉米 / 詹文格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 陈志伟主编. 第 3 辑)
ISBN 978-7-5482-0159-5

I. ①谁… II. ①詹…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4006 号

2009 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第 3 辑) · 谁在城里种玉米

陈志伟主编

詹文格著

责任编辑: 于学 黄河飞

封面设计: 张丽娟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广东世汇商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50 千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159-5

定 价: 120 元 (共 6 本)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

邮编: 650091

电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2009年东莞文学艺术系列丛书第③辑

东莞市文学艺术创作扶持项目

主编：陈志伟



编委会名单

编委会

总 顾 问：王道平 严小康
顾 问：叶泽驹 黄福泉
主 任：陈志伟
成 员：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周汉标

编辑部

主 编：陈志伟
副 主 编：陈健秋 蔡建勋 董 红 黎寿康 黄培德
 陈志满 王海明 何环珠
执行主编：周汉标
编 辑：胡海良 胡 磊 王润妃 刘天歌

城乡冲突中的人性考察

——读詹文格小说集《谁在城里种玉米》（代序）

胡 磊

长期以来，始终困扰当代文学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文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阐释当下城乡的这一本质性差别。正如哈贝玛斯所言，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乡村城市化和被迫不断丧失自我的过程，城市与乡村、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分化逐渐加深，城乡共识破裂，裂痕无法掩盖。这样的缝隙为文学的生存提供了大显身手的空间。一个人从农业文明的乡村渐渐融入工业文明的城市，这个过程本身就具有极强的文学意味。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文学叙事来关注他们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及其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目标。詹文格的小说，正是这一写作主题最直接最原生态的呈现；他的小说文本在为这一底层经验平添新的叙事向度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着底层写作对现实的想象性建构和文学诉求下的社会性对话。

城乡冲突中的人性考察是当下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农民工进城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文学叙事来关注他们生活空间的矛盾冲突及其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中国

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目标。城乡矛盾激发着城市外来工的怀乡情结，也重构着城市乡村的空间界限和精神气质。城与乡依托于城乡分割的象征图式，孕育出更为鲜明的地理格局。解构城乡人群捉摸不透的密码就要深入到城市的源头，追溯这一文化空间形成的话语机制、身份处境和心理惯性，为城乡社会的叙事与想象留下旁敲侧击的注脚。詹文格的短篇小说《谁在城里种玉米》，讲述了一个进城打工的农民吴驼子帮开发商看守一块圈地，因久不施工，农民的天性使他在那块地里种上了玉米，然而却招来种种不测；局长的父亲，电视台曝光，邪恶的工头，各色人等的矛盾纠结穿插其中，反映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人性及价值观念的冲突。文本侧重揭示的是农民进城后的生命展示。他们的生命展示，往往是一个自然生命，被挤压在底层狭小生存空间中的血腥抗争与暴力挣扎，往往成为他们生命展示的最后场域。农民离开土地，那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生活方式将无法继续。小说中的人物遭遇和生存环境是城市中国底层人物的生活写照。他们或者是普通的农民、市民，或者是迁徙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打工者。他们有的拘泥于传统，对现代生活连起码的想象都没有；有的对城市现代生活有扎实的追求，在城乡之间奋力挣扎；有的在都市世俗人情的困窘中无奈地打发着似水流年。小说从某种角度传达了社会转型语境下城乡中国剩余的人性和性情，暴露出现有城乡秩序下农民工进城生存的局限，以及现代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的确，中国当代文学大多讨论生存问题，较少讨论存在问题。小说的结尾耐人寻味，“吴驼子想，城里就是城里，再肥沃的泥土它可以长出外国公司，却长不出乡村的玉米。”既是控诉也是困惑，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沉重而复杂的。因此我对詹文格的创作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总体上感觉他属于主体精神表现型作家，在艺术上追求作品现实主题与审美意象的建

构。然而，要把精神的东西说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是一种挑战和历险。

人在现代社会里打拼要谨慎，潜伏着许多不安全感。詹文格小说的一个惯常套路，就是深层次揭示底层人物在实现某一朴素愿望过程中，却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小说《哑炮》中吴春旺和刚刚考取大学的儿子吴明，即是农村底层人物这一典型悲剧的明证。哑炮响了，“山村破天荒第一个大学生就这样躺在顽石之间一动不动”，一个家庭的翻身梦结束了，一个村子的致富梦也结束了。小说关注农村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困窘的生活现状和惨烈的人生悲剧。詹文格的小说贴近生活和平民化，具有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写实小说的特征。一直保持着对现实尤其是农村底层人物的关注，注重对生存遭遇的表述，孜孜以求于语言背后事件的深层挖掘，在描绘当代农民生存状况的同时，还把人的思维视角引向社会生活的深处，让世俗生活现实化和审美化。小说《哑炮》既叙述了普遍的农村现象与社会问题，又深层次地开掘人物灵魂的奥秘，是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态景观，在一定意义上指呈了底层农民的生活形态和精神追求。

当代文学的精神地图日渐清晰。近两年被批评家指责为“作家苦难焦虑症”的底层叙事，呈现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就是不少作家不仅关注底层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关注底层人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小说《倾巢之痛》，以迷惘而伤心的笔触叙写了世俗社会机制下被污染的乡村社会生态。文本以细腻平实的语言展示当今农村的急剧变化。生活逐渐富裕之后，农民不再为了解决温饱而忧愁；可是文化资源的缺失，让闲暇之余的农民无所适从，没有正确引导，赌博之风盛行，不少农民沉迷于赌博，无法自拔。作者用忧伤的笔调与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普通农村家庭的一出令人扼腕的悲剧。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现代乡

村变成一个没有灵魂的恶俗之具，这是非常可悲的，我们意念中依靠的传统乡村价值受到了动摇。小说从历史、现实和内心的多重角度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秩序问题，集中表现了乡村价值观念和人伦关系在传统格局中的深刻变化，平静的叙述中倾注了对社会转型期农村现状的深刻思考，这样的小说文本富有极强生活质感和厚重感。中国社会具有鲜明的乡土性。小说《倾巢之痛》《哑炮》的文本旨归，使我们想到了贾平凹的《秦腔》，于是一个问题又重新被翻检出来，那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乡土中国的真实面貌是怎样的，文学对乡土中国的表达如何跟进？有学者指出，当今农村愈来愈走向令人触目惊心的“荒芜”，它既包括土地的荒芜，也包括人的精神层面上的荒芜。农村人尤其是青年人离开村庄到城里去了，农村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小孩，整个村庄失去生气。《倾巢之痛》使这一问题的探讨进一步走向丰富和深化，它宣告的并非是乡土中国物质的贫困，而是乡土中国精神荒芜和文化终结的指认。就思想意义而言，小说《倾巢之痛》无疑是中国城乡叙事背景下一部沉重之作，它以极其现实、甚至显得有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场景为载体，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极具典型意义的人类精神困境，在叙事的层面上具有普遍的人文关怀意义。文本叙写了乡村社会的变化与冲突，展现了农村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譬如现代乡村很多复杂的人情世故、人事纠葛、人心浮躁、人情淡薄等，但内核还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矛盾的焦灼，揭示了乡村社会的蒙昧、浑沌和无序，预示着传统乡村文明的解体和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秩序被瓦解。相对于它的过去和城市，当今农村呈现出文化衰败与精神分裂的征象，象征着传统中国乡村秩序的解构与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倾巢之痛》瓦解了我们阅读经验中关于乡土写作的既有成规和想象方向。

近年来，詹文格的小说创作风头稳健，在《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作品》等省内外刊物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有的作品还入选国内重要的文学选本和部分省份的高中课外辅助教材。詹文格的文学方式是独特的。他努力在他小说中建构自成一体的叙事系列，其审美形态与构建规则是以城乡冲突为主线的。作为一个从内地省份县城来到沿海城市的移民作家，詹文格承担了当下城乡社会冲突中的精神压力与理性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轻易地和解这种冲突，而是将这种冲突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冷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迫使我们试图力所能及地去做些什么，这样其文本的力量与魅力便凸显开来。他就如此这般地结构着一批老实的小说，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是老老实实叙事，他的故事中总泛着村风民俗的人文气息和地域美感。他始终把自己小说的话语场境放在一个既疏远又亲密的叙事平台——赣北乡村。农村的生活经历构成了他进入小说叙事的最大语境，所以他的小说是一种贴近底层生活的挖掘，有着非常实在的生活面貌，在他所出示的事实个案里，我们可以轻易地辨别出它的气息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这种文化特质与背景，作用到詹文格小说的文学显现上，便有了与众不同的表述支点，具有独具一格的表现风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小说获得了广泛的经验确认和阅读意义。

文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寓言。文明社会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每个人都会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底层书写成为当代文学领域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底层问题浮出水面，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城乡文学的文化建构具有多重性的社会意义，已不仅是简单城乡二元结构意义上的反映城乡底层生活的写作，而是有着特别深切的对当代中国经验的生命体验。这种写作刻录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精神轨迹，并通过小说文本中个体的文化命运的揭示，阐释着中国城乡现代化的历史进

程，从而以想象的方式构建了当代中国的城乡发展史和文学流变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隐喻，底层叙事事实上已与当代中国社会生活建立了一种对应性同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大量城乡叙事文本演变为一种回应现实的对话与印证。倘若从这一高度去期待詹文格今后的小说创作，无疑是一个新的标高和难度，但这又确实是他今后创作中不可绕开的写作方向与路径。因此，从这一层面来讲，今后詹文格小说中的叙事向度和叙事意象，就不仅仅是城乡冲突中的人性考察，不仅仅是一种面对生活的文学表达，而是一种沉积在城乡历史深处的社会性集体记忆，诠释着城乡中国的精神现象史和文化变迁史。

（作者系青年文学评论家、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目 录

城乡冲突中的人性考察

——读詹文格小说集《谁在城里种玉米》(代序) …… 胡 磊

第一辑 喧哗城市

张庆的夜晚	(2)
谁在城里种玉米	(13)
栽花的歧路	(24)
裸居	(38)
黑诊所	(56)

第二辑 写意乡村

大富小贵	(72)
狗行千里	(89)
倾巢之痛	(102)
哑炮	(117)

第三辑 心语独白

老黄那枪	(128)
寂静的炮楼	(140)
案发之后	(154)
野游	(169)
最后一班岗	(180)
后记	(193)



第
一
辑

喧嚣城市



张庆的夜晚

顺和搬家公司总部在长青路海岛大厦 12 层，张庆在顺和干了半年，从未去过总部。总部在张庆心里是高不可攀的神秘之所，自己就像豪门大院里的杂工，不可能随便见到东家。

找到顺和公司总部，对于出门不多的张庆来说，可算是费了老大的劲。走惯了田野山川的张庆，到了城里便失去了方位感，那些林立的楼房和拥挤的道路，几乎千人一面，处处都似曾相识。张庆用一口充满乡音的普通话，费了不少口舌，问了不下百十人，遇到好些冷冰冰面孔。终于有好心人告诉他乘坐 10 路车，好不容易找到 10 路车，但又坐反了方向，弄得南辕北辙。

在乡村张庆可以利用太阳和河流来判断自己的方位，无论何时他都不会走错一步。但来到城里就像进了迷宫，那些路像蜘蛛网，密密麻麻，错综复杂，近的就眼前伸展，远的可以通向天边。张庆有一次突发奇想，决定要把一条路走穿，可是走了整整一个下午，那条不知疲倦的路像河流一样伸向无法预知的远方，见不到它的尽头，汗流浹背的张庆猜不透这条路会有多长，只感觉凭自己一双肉腿，恐怕永远也丈量不完，对于一条路来说，这双肉腿一生都在和它较量。一路上除了如风而过的汽车把他远远甩在后面外，四周全是楼房，张庆不知灰蒙蒙的路那头究竟能通往何方。

城市把张庆弄得晕头转向，他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属于城市。清晨从城郊地下室里爬出来，倒了四五次车，从拥挤不堪的公交车里挤出来，在保安的指引下，进入海岛大厦电梯间时有一种晕眩的感觉。看看手表已是中午12点差10分了。走出电梯，步入12楼，看到那样华丽的装修，亮闪闪的金色招牌，张庆已经把一路的辛苦都抛到了脑后，感觉自己就像女婿回到老丈人家中，心里立刻生出了几分自豪。自己整天为之挥汗如雨，卖尽苦力的公司是个有头有脸，有模有样的公司；你瞧那穿着整齐的女办事员，水灵灵，鲜嫩嫩，像熟透了的水蜜桃，用手指一碰就有汁液流出。

满头大汗的张庆把手中的收据递给一位小伙子，说自己来退押金。小伙子接过收据，睇了一眼，有组长证明，有部门经理签字，于是很快就退给张庆500元押金。张庆接过钱，朝着光线逐张照了一下，光线下，他看到主席的水印头像清晰可辨，然后数了数，小心翼翼地装进了荷包。张庆本想说声谢谢，但一眨眼，小伙子已经转身离开了窗口，下班了。

张庆出门后站在12层的楼道上，放眼望去，感觉有点恍惚。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看到车来人往的城市毫无遮拦地蹲伏于自己的脚下，这一刻他突然对这个城市产生了无限的依恋。出来半年多了，张庆因为老婆患病，子宫内长了瘤子，三天两日就来红，医生说要赶紧动手术。张庆打听了一下动手术的费用，医生说最少也得8000以上。当时张庆所有积蓄还不到3000块，找亲戚借吧，都是几门子穷亲戚，没有几个比自己条件好的。为了凑足动手术的钱，张庆决定外出打工，家里的事托给了年迈的母亲。半年多来，张庆吃苦耐劳，省吃俭用，连抽了30多年的烟也戒了。现在终于攒到8000块，明天他就要回家了，治病如救火，老婆的病再耽误不起了，医生说再拖延就会造成转移的，一转移就没

救了。

车票三天前就买好了，而且买的是火车票，张庆这辈子只坐过一回火车，那是十几年前到祖籍金华探亲，火车留给了他美好的记忆。张庆决不再坐猪笼一样的长途汽车了，现在想到那车就恶心。出来时，他坐的猪笼客车，上了车，张庆才知道后悔。修江县那些长途客车司机心肠都很黑，那简直是把人当牲口。客车上乱糟糟，空气污浊，人满为患。奔波在打工路上的漂泊者大都拖家带口，车里塞满了一岁到七八岁不等的小孩，有的竟一人带两个，拉屎撒尿，哭哭啼啼。更让人烦心的是，司机和售票员趁火打劫，带小孩的不分大小，一律买全票。带小孩的家长接受不了，心里不服，与之争辩，问这是哪来的规定？说手上抱的婴儿是免票的，刚上小学的孩子也顶多买个半票，你这车比飞机火车还牛！

司机和售票员瞪着牛卵子一样的眼睛说：我们就是规定，规定就是我们！我们这车跑了多少年？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一口咬定，只要是人，不分大小，一律全票。这么一来，气氛就更不和谐，一路上弄得大人咒骂连天，小孩哭爹喊娘。好在售票员功夫练到了家，不管你如何诉苦，依然铁石心肠，见钱眼开，不管有无座位，有乘客拦车照拉不误。路上为逃避交警检查，爬山弯岭，避开干线走小道，现在真是一行服一行。乘坐这样的车简直是对生命的摧残，自从钻进那乱糟糟的车厢后，便是一种度日如年的煎熬。张庆当时就发誓，回家时自己死也不再坐这种倒霉车了。

买好了车票，结清了工资，张庆心里轻松了许多。本想尽心尽性玩个一两天，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有机会来城里。半年来，他哪儿也没有去过，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坐在搬家公司的闷